

政

學

錄

三







政 學 錄

(三)

鄭 端 輯

編主五雲王

編初成集書叢

錄 學 政

冊 三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

輯者 鄭端

發行人 王雲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祥

政學錄卷五

聽訟

民淳事簡之地。初二十六放告。此正理也。然州縣繁劇。無日無之。正不必不準。以滋越訴。以添纏擾。蓋朝廷設立官府之意。原爲民間分憂息爭。使之一一和解。今人不知設官之意。止知準狀爲取錢之媒。故以多準爲諱。百姓赴愬無地。只得裹糧奔告上司。旣添府城歇解之費。批行到縣。又增自己一番審斷。且上司事又難徑逐空回。問罪取保。費民有不小者。

越訴有在未經州縣之先者。有在旣經州縣之後者。詞內或告及衙門。甚之有直詆州縣。又有本縣民告狀。反願批他處者。此俱不足介意。萬一事虛。又素犯刁惡。則借一人以示法可也。按刁民越訴。情雖可惡。然亦有冤實未伸而上訴者。禁之非理也。若惡其越訴而過懲之。恐上司聞之。必加深恨。且以後聞風越訴者。必捏毀州縣。或割髮刎頸。甯死不願批本州縣。是導之謗也。

上司詞狀。多有打網游棍。將平日仇人。不論事之相干無干。一概俱入在狀內。甚至有一張狀。單款紛紛。牽連數十人者。上司不察。信手準行。有司漫不加以意。輒憑吏書。一概鈔寫。此票一行。加以虎快作祟。不論被告干證。不論曲直真僞。動稱上司人犯。愚民懼怕。每一名字。要銀幾兩。方可銷除。若係破解。索銀尤狠。在被告者一家。尙未被害。而波連無辜各家。已受無窮打網之害矣。

刁民或報仇。或害人。每每假人名字捏告。上司衙門提解。原被告俱受害。或被害者指名。告係某人爲之。亦不必準理。直將原詞申繳。官民俱省便。然亦不可不默記其人。俟其再犯而治之。

各處多有匿名文書。毀謗縣官得失。若從封筒中來。封筒中去。此鋪遞爲祟也。諭令總鋪司傳知各鋪。以後須要認明送文書者。方許收傳登記。亦歷。若係不相識人。即將原文原人。送至衙門審問。仍不許鋪司閒游。令婦人小子接遞。其弊自革。若係當堂投文告狀。一總彙收中有匿名者。多係收狀吏收狀快手爲之。若將狀紙摺小。又有搨痕。必收狀者出之袖中無疑也。查名懲之。若頻頻疊見。宜偶一日逐名零收。匿名者自出。

州縣棍徒。或二三十人一夥。結爲生死兄弟。如趙甲告狀。則以錢乙孫丙作證。錢乙孫丙告狀。亦以趙甲作證。總之結聯死黨。交口硬證。不得氣不已。如此情弊。細查果實。須盡法行之。必使棍徒計無所用。閭閻乃得安枕。

上司批別州縣人詞狀至。願先回者準回。另行關取。如不願回者。候人犯至日。除招卷多者。遲一日問。招卷少者。本日卽問。審問明白。應入者入。應出者出。應輕重者輕重之。有難處者委曲處之。必使事理人情。毫無掛礙。內有牽連干證。一一省發。止留緊要者。一二人作速成招。招多兩日寫完。少限一日。不許遲留。需索如違。許犯人稟究。仍嚴諭阜快歇家。不得需索磨賤。則鄰國之民。仰之若父母矣。至於別州縣來關提縣民。若隔府謊狀。道路又遠。或回關文。請改批不妨。若同府近便。卽一發之。或有彼處歇家陷害。則以

密啓囑之使無受虐方可。

本州縣民與別處人訟。經兩處會問者。但求其當情罪而止。若虧本州縣。以買外縣之譽。固非人情。若偏爲本州縣之民。使外屬人無辜受枉。亦傷天理。

愚民對理。不得意於官。多出不遜語。其凶悻之狀。初聽殊可駭。久之知其常事也。此可談笑聽過。切不可動氣。動氣而言者。不已。則將立斃杖下乎。

問事絕不可有成心。又不可執拗到底。如其素惡。所犯者輕。卽從輕問。若以平日不善。遂羅織成罪。恐罪未必成。奸人反得以假口。且使上司見之。以我輩爲不諳事體也。

刁民告狀。託人生平過惡。使其一一皆實。則數十年之事。積在一時。其誰無過。況未必實乎。聽訟者因衆口之交證也。遂信以爲然。不知原告旣欲含沙。則此中證。非原告之死黨。則被害之仇讎也。且無賴者因而爲利。原告買囑。則執以爲有。被告買囑。則執以爲無。被告家貧。不足以厭買人之欲。則衆口鑠金。或至忘家喪命。治獄者但問狀內事情可矣。切不可墮奸人之計也。

凡問事。但憑中證之言。酌之己意。終不如衆耳衆目聞見之爲真。若犯人極不輸服。或地方鄰佑。又極口爲之稱冤。再察而改易之。方是虛公無我。若徒執己見。豈惟小民受害。且未免爲白璧之瑕。

有事情可惡。法所不容。中證若齊。便一問而決。使之放心。便無他事。若重責其人。又繫之獄。經久不斷。彼且張皇失措。以我輩爲有意也。衙門人又因而挾騙。內外傳誦。且被暮夜之名。不則營求請託。或破人之

家所喪多矣。

審讞之法。要虛要公。要明要斷。而其最要者。則在化大事爲小事。化有事爲無事。是以從古論獄者曰。甯失出。毋失入。又曰。罪疑惟輕。此臨民上者之第一緊要事。知此法。雖極刁頑極煩難之地。可迎刃而解。一掃葛藤冤結矣。

投文掛出起數。不論上司自理。當日問完。不是強盜人命。中證卽有二三不到。不必等齊。問理後應解人犯。僉原差起解。應申候詳者。發歇家認保。無罪者盡發回。一日呈稿。一日騰真。一日起解。蓋鄉民住城一日。未免妨工費錢。又富家刁難貧者。買囑解人。故意遲延。使貧者坐困。如犯前弊。該役重究。

民間苦事。莫甚於株連。健訟刁民。往往一詞牽告三二十人。報讎罔利。中間緊關犯證。十無二三。此等奸頑。豈宜聽信。各掌印官。凡遇受詞日期。俱要當堂審問。無干者卽與勾除。毋得一概發房出票。累苦小民。勾攝犯人。動差阜快。此庸吏之套習。實小民之大殃也。近日革弊愛民之官。多用原告自拘。夫兩讎相見。勢必起爭。妄稱抗違。以激官怒。亦有添差地方保伍同拘者。此是換名之阜快。需求凌虐。與阜快同。至於原告係是婦人。自拘尤爲不便。若止以原狀或紅票付告人。令其遞與干證。干證持之呼喚被告。約會同來。果係冤誣。聽從被告訴狀。至日同理。則干證者事內之人。畢竟不免到官。彼若有所需求。自是有人買囑。亦不恃勾攝之勢矣。是閩閩省一阜快之害。而公堂餘一差遣之人也。賢者試一思之。

上司批詞。果係徒罪以上。方許差人勾攝。凡公差勾攝。往反百里者。不得限過三日。若第五日不投到者。

計日加責。仍問犯人有無需索凌虐。或用十數手牌。上書公差有無需索凌虐七字。其有無二字。令犯人自填。聽審之時。執進。庶限近不得久行吞噬。防嚴不得大肆貪殘。卽不能盡革奸弊。然省一分。一分受賜。省一人。一人免害矣。

阜快拘人到城。引領相識飯店。任情破費酒食。招包娼婦。心滿意足。纔來投到。或妄稟人犯不齊。或指稱關卷未到。有司不察。或令各討保人。或令原差帶押。甚者掛搭輪押。經年累月。放趙甲而留錢乙。賣正犯而拘家屬。種種擾民。皆問官惰慢之罪。

吏書騷擾科索。全憑牌票。有司硃押牌票。多不經心。彼或乘忙倦之時。或當微暖之會。便將一二百張。只稱未完前件。用印判日。中間言語重輕。任其亂寫。事體緩急。任其報票。紅單一出。打點卽來。遂意則將票停閣。不足則再三寫催。有司信實。何曾查某事會催幾次。某票有無回銷哉。監司騷擾郡邑。守令騷擾閭閻。此居其半。掌印官將一切前件到日。分急中緩三等。爲三袖摺。責令該房自限。某事何日可完。卽註摺上。難完者許其稟官。易完者照限督催。分別旣明。方準出票。有司每日看摺。勾銷前件。一事完卽勾一事。違限者計日加責。是官斧而吏鑿也。彼且辦事之不暇。而何暇愚我以行私哉。

問事以投到先後爲序。不許吏書以受財多寡爲後先。但本日投到者。本日卽問。雖極忙不可過二日。其狀內情節罪名。未問之先。預爲料理。一問之後。卽時畫供。人犯有認得字者。當堂將口詞發下與看。如不通文義。只當堂吩咐。某人應徒幾年。某人應杖幾十。審力有無。填寫印票。無力者卽時杖釋。有力者令其

自限。何日完納。即將發落單票。付與干證。令其催納。如果難完。干證至日。懇請改限。蓋干證住居多。與犯人相近。押保催納。最爲便宜。不猶愈於阜快乎。

凡審賊審力。先看犯人力量。如果力量不堪。干證不肯保押者。多係貧難棍徒。入官給主之贓。不宜多坐。仍不宜逼認有力。以致追迫太苦。前件難完。上下俱不便也。

小事不宜輕問罪。明初教民榜文云。戶婚田土。鬪毆相爭。一切小事。須要經由本里老人里長斷決。若係奸盜詐僞。人命重罪。方許赴官陳告。無非省事便民之意。問刑者審係輕小事情。便與發落。不必取供問罪。止將原詞立案而已。雖不專用里老剖斷。猶不失恤民初意。奈何在外有司官員。不論事情大小。概引不應得爲。而爲又只用事理重者。及至審力。又不論其人貧富。槩坐有力稍有力。雖贖錢止三兩一兩有奇。官之所得苦不豐。而自貧民當之。至有鬻妻子以完官。損身命於一訟者。豈不痛哉。至於下不合二字。全不照管律條。如鬪毆傍人。則曰不合不行勸阻。徒夫在逃。則曰不合鎖押乞食。告找田地價。則曰不合。勒措不與。如此類甚多。皆是律外生法。科索無罪。上司官當嚴爲申飭。

已問罪者。不許重科。每見民間有事到官。已經論斷決贖訖。或原或被意不甘服。仍赴上司衙門告準發問。問官又重科罪。此大失律意。而上司曾無查駁。非必盡利贖錢。蓋亦習而不察耳。名例律云。二罪以上俱發。以重者論罪。各等者從一科斷。輕罪先發。已經論決。重罪後發。通計前罪以充後數。蓋一人之力量。幾何。豈堪罪而又罪。體恤至此。仁之至也。假如十罪俱發。亦止科一罪。而乃於一罪再三科之。豈律意哉。

爲上司官者。遇有此等申詳到日。須查前此已未發落。已發落者。準其免科。未發落者。方行決贖。亦省刑便民之一事也。

凡問事畢。係申詳上司者。除擺站以上。拘禁候詳發落外。其餘即日釋放。止令歇家報名聽候。詳允之日。將發落單票。給與歇家。轉付干證。計限完納。不許一概羈留。其事在別州縣者。移文別州縣催納實收。卽令申繳。如有違延者。許問事衙門呈究。

革前應赦罪犯。被人告發者。或財物當給主。或地宅當還人。依律處斷。重加責治可矣。近見各衙門。往往以已前事犯擬罪。而吏犯赦前過名。依舊降格。甚悖明詔。問刑衙門。不可不知。

原被赴審。必各有一番話說。成誦在心。聽之皆是。無可置曲直於其間矣。須吩咐原被。不許開口。待將狀詞情節年月。或於當中插問一二句。或於當中頭尾反折一二句。欲問牛。先問馬。欲問趙甲。先問錢乙。欲順問。反倒問。不問不言。有問方答。總之欲易他準備之話。吐他真實之詞。如此錯綜參伍。或用威嚇。或用婉探。推之以情。度之以理。天下無不可決之訟。無不可得之情。所謂真情假不得。假情真不得也。按詞狀情節。喫緊關竅。多在年月日時上。仔細查之思之。卽可得其十之七八。勿忽。

問事不必遲疑太過。亦不必太恃聰明。尤不可粗心浮氣。凡小事無大關係。可數言而決。若優游不斷。使人終日伺候。則官之材力可知。又人情不甚相遠。卽聰明過人。凡事止能了其大意。其中委曲。安能一一知之。且天下有理外之事。一一以意見揣摩。失之遠矣。又如趙甲告錢乙田土事。又誣之打搶。事虛卽並

其田土不問可乎。此粗浮之過也。

事情重大者自有理法在。事情若小。又須少順人情。若概以理法行之。則刁薄之鄉。或至告縣不已。非所以省事也。狀內事情。既審明白。便取口詞。如某一事。原是如何起釁。如何爭論。某是某非。卽照犯人情節。直書不妨。嘗見初仕。難於下筆。爲其不文。不知其不必文也。

招擬之訣。招不離審。審不離情。情者。人犯曲直之情也。審者。問官口詞審語也。招者。招書據問官口詞衍之。而爲犯人自招之語。如一問得某某不合之類是也。上司駁問。多係招詞與審語矛盾。書手得錢。或將年月以後改前。以前改後。情節以輕改重。以重改輕。字句之間。動關顛倒。官府一時不察。輒令謄寫。上司見之前後參差。如何不駁。故凡審語既定。須令招書照依審語。節節衍長。雖文可衍。而意則不可改。故曰招不離審也。聽審人犯。其理或屈或直。其罪或重或輕。其情或大或小。其故或明白敗露。或跡不可見。而理則可知。所謂情也。問官聽訟業已得情。而或下筆不達。或尙未得情。而輒爾臆寫。此等矛盾之處。所謂審離情也。官府審語。須一一將犯人情狀描寫如畫。方可謂審不離情。然有司知此。既要合律。又要全情。則不但審不離情。而尤妙於移情就律。若情不移。則律不合。圖士皆死囚矣。至於移情最妙之處。又不但移犯人之情。而且移閱者之情。就我作者之情。所謂智者識精。仁者心苦。毒心拙筆。及不耐煩人。不可語此陰鷲解網之道也。招書呈招稿進衙。仔細參伍細改。如審語當堂未審。不妨並改。總之以停當精細爲主。

口詞中有審語參語不同。如審得某以何事起釁，遂至忿爭，各敘始末，此審語也。案也。審語後又參看得某某誰曲誰直，或用駢麗語，此參語也。斷也。有前面審語內，卽兼用斷案，不復用參語者，有不用審語，招敘明徑用參語者，有參語或對偶或不對偶者，活變在人，不可執一。

參語不可不留心。如問某罪，卽詳其所以得罪者爲何，問某罪，卽詳其所以應釋者爲何，固不可草草不文。又不可浮泛而不切於事情，序事簡而明，議罪確而當，此老吏深文，可與知者道也。

經由上司大事，若強盜人命，侵欺錢糧之類，此等審語，須在退堂靜坐時，用心仔細查做，如其未妥，遲二三日不妨。所謂擔遲不擔錯也。若雖係上司事，而不甚關係，又事無可疑，則據案成之，立使犯人共曉。若雖係本縣事，而到底經由上司，恐係刁棍，必有後言，仍宜退堂做。若不必經上司，而事關兩家錢糧利害，視官筆跡以爲斷令者，宜當堂書審語立案。若事小，擇緊關情節，批一二句在原狀上，便是不必審語，事更小，責而逐之，便是，雖批亦不必矣。

小民有事，旣告在衙門，斷令便須要了割。近日州縣，但追完紙贖，原斷過田地人口等項，通不照管，任其仍舊，不識何心，以此待民，而告爭者猶未已，甚矣民之愚也。

取供書手，多是欺官不諳事體。若平時已講過律令，習過招議，此輩自無所容其奸。若平時於招體，通未留心，其法亦易。試取房科已允招二三篇細看，招議之體，卽不難曉，合者該也，不合者不該也。不該而爲之，卽是罪。故凡招中有罪處，始稱不合，辟如強盜招則稱云某人就不合如何劈門把風等語，或有由輕

入重。定罪在重處者。則初稱云。某人不合。專一交結賊黨。或嫖博非爲。及至犯事情重處。則復稱云。某月某日。某人又不合。故違某律。明火持槍。劫財殺人等語。此招擬一人之體也。如輕重混雜多人。共總一招。則於情重者稱云。某人就不合。如何如何。情輕者則稱云。某人亦不合。如何如何。前分輕重本情。後分輕重本律。此招議多犯之體也。如均係重罪。有罪而駁問之後。有生死不同者。則於先存今故某犯名下。但敘其罪惡之狀。不必亦稱不合。以旣死無可罪矣。惟現存聽審犯人名下。始稱不合。以便閱招者醒眼。或有尙係駁問數內。而今死者。或因先死之人。而關係現存聽審者。皆稱不合。亦無妨。此招擬生死各犯之體也。按敘不合處。各係情罪重大。事關死與遣者。卽在此處貼律例。如云。某人就不合。故違某律某例。一語。與後面擬罪處相同。則前後首尾相應。閱招者殊覺醒眼。事小在徒杖以下者。只稱不合。不必貼律。凡論串招招首。先將罪重一人作招頭。如事內有應議之人共犯。則以罪重者爲招首。京官與外官共犯。如俱是應奏請者。則罪重者爲首。京官雖僧道官。若與在外六品以下官共犯。亦必以京官爲首。應議者是朝廷勳舊大臣。京官無大小。皆在輦轂之下。外官五品以上。卽古諸侯大夫之列。體統稍尊。皆須論功定議。奏請聞問者。示不敢於擅專也。致仕官與見役吏共犯。則以官爲首。罷閒官及生儒與吏承共犯。以吏承爲首。內臣與京官共犯。則用官爲首。若與在外六品以下官共犯。則內臣爲首。爲其應奏提也。有職役人與白丁共犯。必有職役之人爲首。婦人與男子共犯。婦罪雖重。必用男子爲首。僧道與里老共犯。僧道爲首。軍與民共犯。及其餘人相等者。悉以罪重之人爲首。通將各人事情招出。已獲者稱在官。未獲者稱未到官。脫逃者稱在逃。定罪全憑招眼。最要明白。如

竊盜則云。是某窺見某人家有財物。或某物。不合輒起盜心。與某人商謀。某亦不合聽從。於某日某時分。潛到某人家門首。剝開牆壁。進入房內。偷出某物。或某分某物。如銀錢。各分若干用訖。如強盜則云。訪得某人家。積有財物。不合糾同某人某人。各不合依允。各持槍棍。於某月某日幾更時分。到於某人家門首。用某物打開大門。一齊入內。或將主事某殺傷燒傷。劫出某物。或在某窩家分散。某分得見起某物。或未起某物。如故殺則云。因與某人爭論何事。廝打。不合用某物。故向某人某處。狠打幾下。當時氣絕。或某月某日身死。當有某人見證。或某人不合不行勸阻。如誤殺則云。某與某人各不合用某物。鬪打。誤將某人某處。誤打一下。因傷身故。若謀殺則云。某向與某人有仇。意欲謀害。不合與某人相商。某亦不合殺計在心。於某月某日某時分。探得某人獨身在於某處。某叫同某人。某執某物。某執某物。潛到某處等候。某人不來。是某爲首。令某向伊某處。用某物。或戮訖。或砍幾下不死。某又向頭上用某物。砍幾下。或當時氣絕。或某月某日身死。某人當場未曾動手。若同謀共毆人。則云。某一時被某人欺負。或交易不明。欲洩己忿。不合與某人相同前去。某亦不合依允云云。餘倣此。不拘事情輕重多少。須以年月順序。遇串招出年月多者。則云節蒙。議頭項下。仍依罪重在前。斬絞徒流笞杖。依序擬科。重者在前。輕者在後。各等贓物。先順事主所失之贓。次序所分之物。

小詞訟只看他投到狀詞。對他原告狀詞有同處。此卽真情也。又看原被詞告訴相角之處。此亦可揣得真情。將筆點出查問。此處每每片言而服。其餘皆扯草湊籃事也。若夫強盜大招。其中有真盜。有假盜。有

真賊有假賊。有久拏有新拏。有陣獲有扳扯。有盜口供。有捕役供。有某衙門入。某衙門出。如此之類。猶如亂麻。新任當之。有腳慌手亂而已。此等大招。若止據卷混審。縱審十次。何能碧水分魚。令此心快慊。須要吩咐招書。將文卷預送呈覽。其上司新駁詞語。聽審人犯名字。則大字寫貼單上。衙中用一紙。順序橫寫。各犯姓名。每一姓名。要隔四五寸。然後自家從招頭細看到招尾。如遇某處某人陣獲。即將此某處陣獲。要緊情節年月。摘寫在某人姓名下。如遇某人某處起賊。即將此某處起賊。要緊情節年月。摘寫在某人姓名下。或係年月可疑。或係供扳可疑。或係賊證記號可疑。或係前後矛盾可疑。某衙門如何出。某衙門如何入。一一將此真假要緊關係情節。詳細分款。各書在姓名下。且細加硃圈。以便查閱。如此。則招中情節。既一一無漏。而緊關肯緊。又一一分明。出堂時。逐一喚審。只問此摘出情節一單。別將新供者。據案錄出一紙。回衙。又將上司新駁情節。再想再審。圖土始無冤民。且上司亦見吾輩心苦。此審大招。最妙最要法也。

詞狀中有一事而撫按同準者。撫按批允後。係兩院分贖。有一事而撫按鹽漕屯河諸衙門同準者。看係何衙門同準。即係幾衙門分贖。司與道亦然。惟司道則不與各院分贖。雖同有狀。不過院允後報之耳。書手粗心。最易忽略遺忘。大詳中如有此等分贖衙門。須要剔明一句云。除將本招通詳某院某院候詳外。今具招詳文冊。伏候本院照詳施行。若遺此句。則他衙門允後。幾處俱不準分贖。須州縣代賠。不可不知。刁悍之地。多有保歇詐騙。私向人犯稱云。我能打點衙門。我能關通相公掌稿。令之封銀若干。俟事定後。

收用者。凡事曲直必有勝負。負家原銀雖還。勝家則被此輩哄去矣。此等到處多有之。蜀滇黔謂之順風旗。中州吳楚謂之撞太歲。都中近日謂之撞木鐘。故凡保歇有此者。務明示嚴禁。若衙門人做保歇。尤於官府不便。須時差人密訪。或時問聽審人犯。違者加等重處。

有請託者。須處之以理。初聽時。切不可輕諾。又不可輕洩之人。又不可因請託而處之太過。使人難堪。阻請託者。當慎之於始。但能禁止一二人。則此風自息。凡人之所畏而不爲者。爲有理法在。倘有力之家。不復爲禮法所縛。亦何求而不得哉。請託之事。所在恆有。然未必不自當官者致之。是非倒置。則人得假公以濟私。聽信權豪。則人得望風而比例。優游不斷。則人得乘間以請求。責罰太苛。則人得百計以求免。誠主之以正大。出之以精明。持之以廉平。濟之以果決。則人且服吾之寬。誦吾之公。憚吾之嚴。請託何自而來。士夫請託。未必一一皆是徇私。其中亦有激於公義。或迫於情之不容己者。我輩亦不可執一果所言是。便虛心改正。誰得而議其私。果爲至親。若事無關係。姑少免其責。未滅其賊。庶乎情法兩盡也。

凡請託。不惟衆人之言。當裁之以理。卽正人君子。其言亦不可不察。其是非。蓋君子固不肯欺人。或每每爲人所欺。昔一令極信一鄉先生。一孝廉遂假館於鄉先生。凡有請託者。俱以大義言之。鄉先生便揮筆一書。令聽之如響。在言者以爲至公。不知實墮孝廉術也。又請託中有極狡者。一令方正。有某姓者。常以事干令。每事必反之。後某氏欲爲原告。則以被告爲名。令便重怒被告。原告遂得氣。其爲被告亦然。通縣俱以令厚故人。不知實爲彼所賣也。我輩遇此。但據理原情。不主一偏。則彼自無所措手矣。理直何

用請託。理由自有法度。今受人央囑。勢必顛錯事理。拂逆人情。王法無論天理何安。且受囑本意。不過憂讒要譽。畏人發覺其短耳。所在郡邑。豈能人人受其囑。卽一人豈能事事受其囑乎。得罪一人。便足造謗。但違一事。亦自失權。奈何徇私廢法。惟高明之是畏乎。

人命

殺人之獄。謀故者少。鬪毆者多。而鬪毆之律。重在保辜。謂以毆傷之人。責付毆者調理醫療。照律立限。限滿之日。定罪發落。蓋毆傷者之親屬。自非慈親孝子。鮮不利其死。以爲索詐財物之地。而毆人者惟恐其死。要已命抵償。則凡可以生全之者。無所不至。是一件相打公事。活得兩人性命。乃律之良法美意也。每見有司官員。凡遇此等狀詞。多視爲末務。不卽拘審。相驗傷痕。卽已相驗。亦不責付被告調理。恣原告之所爲之。故被傷者十死八九。旣死之後。知法者赴官陳告而已。玩法者槓屍上門。聚衆打搶。囊篋一空。門窗盡碎。然後告官。官府又不卽時相驗。雖卽時相驗。又往往差委佐貳首領官員。其可信任者已少矣。及至簡驗之時。簡官嫌其凶穢。不肯近屍。又犯人扭鎖跪棚。多不同看。惟有屍親作伴。喝報屍傷。或多增分寸。或亂報青紅。間有犯人與屍親爭傷。而簡官竟不經目。止報一筆爲伴作膽錄耳。及再更簡官。再更伴作。或暗賣屍格。約與雷同分寸。或意欲輕重。多增疑似傷痕。駁而又駁。簡而又簡。是死者旣以挺刃喪命於生前。又以蒸煮分屍於身後。何其酷哉。今勸宰州縣者。著爲掣令。凡有鬪毆傷重者。地方卽時首報。若陳告者已至。而地方未報。卽重責之。人命屍親。不是父兄伯叔。便是弟姪妻子。被毆之日。卽自解衣。眼同

見證。要見被毆之人。年若干歲。某月某日某時。方被某人某人。用何兇器。毆打某處。見今某處斜傷長若干。闊若干。某處圓傷橫若干。圍若干。紅色青色。有腫無腫。曾否皮破骨裂。某某見證。卽照狀式。告辜到官。官審地方。果係重傷。卽不許損擡到城。恐破傷處中風致殞。卽時親行。或委廉明佐領。匹馬肩輿。少帶人從。督同折傷科醫士。攜帶合用膏散。詣彼相驗。登記傷痕。令醫敷貼整理。限以保辜日期。責令兇犯領至家中。用心調治。案候在官。身死之日。卽照狀式。告簡官照辜狀原供傷痕。依法簡驗。平時常讀洗冤等錄。臨期務須親驗致命等傷。稍有疑似。卽加審覆。耐煩一刻。卽可爲他日干連人等。全活數命。果係裝誣。明立文案。以杜後端。果係真犯。卽取具供招。以塞求請。仍嚴責吏件。眼同原被干證。取四不扶同甘結。定招擬罪之時。更須萬分詳審。務使情節了然明白。此心確然痛快。庶生死兩不含冤。亦省後來屢駁屢勘。耽延屢歲。累苦多人耳。如被毆不告辜限者。除登時打死。及在三日之內者。姑準簡究外。其餘死後告人命者。俱以假傷騙詐。及自毆誣人論。不準真正人命。若人命不先告官。而乘機糾衆。損屍上門。搶財傷人者。縱是真的。抵命之外。亦須引例問遣。其辜限之日。係隔月者。要查大建小建。此生出入之界。不可不慎也。大抵屍當速相。而不可輕簡。骸可詳簡。而不可輕拆。凡上司官招擬批駁。情節不明者。止審情節。屍傷欠確者。方簡屍傷。不得一概煩擾。以致生死苦累。獄情盡地。人命關天。爲民父母者。念之哉。念之哉。有致命之處。有致命之傷。頂心顛門耳根咽喉。心坎腰眼小腹腎囊。此速死之處。腦後額角胸膛背後脇肋。此必死之處。肉青黑皮破肉綻骨裂腦出血流。此致命之傷。致命之傷。當速死之處。不得過三日。當必

死之處。不得過十日。若當致命之處。而傷輕。或極重之傷。而非致命之處。雖死於限內。當推別情。不可一概坐死。況死於限外乎。致命重傷。當致命要處。死於登時。或三日之內。原告干證。定執某物。毆某處。只宜於所毆之處。簡驗傷痕。既免死者翻屍。又免生者冤誣。何者。人生一世。自少至壯。或失足磕跌。或疾病捶按。或生瘡被擊。或負重著堅。血不流行。傷輕與新傷。著骨則紅。日久則消。重傷與久傷。著骨則青。終身不散。試將病死之人。細一蒸刷。果全身一副白骨。則簡驗真足憑信。近日問官。全不理會。原告證人。本說耳根一下打死。而渾身簡驗。動數十處傷痕。上司以傷痕不對。爲駁詞。問官增毆打情節。爲比對。有左右傷痕。尺寸青紅。不差分毫者。如以爲毆。豈兩手執一般兇器。而對擊乎。有昏夜醉後羣毆。而定執某人打某處者。雖毆者亦不能自知其所毆之處。不能自記其所毆之數。而況證人乎。大抵共毆。只坐毆人。因由簡傷。只重原傷之處。慎毋刻舟膠柱。致有冤情。慎勿含糊模稜。致多駁案。

上司數批簡問。非以求同。正謂恐有冤抑。相與平反耳。每見承委官員。不以人命爲重。或恐前官怨恨。不敢異同。或因犯者富豪。不肯開釋。或觀望上司之批語。以爲從違。或描寫歷來之成案。以了己事。如此存心。公耶私耶。倘有毫髮冤情。其罪重於初審。何者。獄情不始於我。而死刑實成於我也。天地神明。豈無知哉。以後委勘人命重事。務責正直仁厚官員。持虛秉公。細加鞠審。或前官怨我互異。或後官與我不同。總付之無心。蓋衆官同勘一事。原爲此事虛實。同勘一人。原爲此人生死。豈以求媚人求勝人哉。此心不克。人品可知矣。

昏夜被殺。見證無人。及屍無下落者。只宜案候密訪。不可妄聽執猜。鍛鍊成獄。近世恥無摘伏之明。多成附會之罪。書曰。罪疑惟輕。又曰。甯失不經。夫以皋陶爲士。安有罪疑不經之人。何可甯失。古人猶過慎如此。吾人未必過皋陶。奈何必欲牽合羅織。以成人之死耶。

屍親遞攔詞。除卑幼於尊長。須要根究明白。斟酌準理外。其親祖父母之於子孫。夫之於妻。但遞攔詞免問者。果非致命破損重傷。死於當日。不必過於搜求。卽與準理立案備照。其人命事情。屍親未曾遠出。不當年告發。而告於一年之外。及不係有服之親。而傍人訐告。及不係正告事情。而繫於切思之下。開於粘單之中者。不問虛實。俱不準理。如有妄準以興大獄。擾多人者。其人之不肖可知矣。

有等奸民。買屍做傷。妄告人命。訪得人家新葬。問其是女是男。多者數十金。少者十數金。貪財奸民。不顧血屬。情願賣與簡驗。自己投作證人。又買作伴。以卓礮五倍蘇木等。製造淺淡青紅等傷。任口喝報。簡官既不經目。卽看亦不細察。曾有誣成大獄者。此係法外之奸。故無擬罪之律。以後問官審出真情。買屍賣屍。俱引開棺見屍律。問以死罪。其賣者。仍分有服無服。卑幼尊長。依律定擬。決不可止擬誣告徒罪。既不待律意。且無以懲大奸也。

北地人命。眞者固多。假亦不少。蓋北方種菜。多用礮信殺蟲。匹夫匹婦與人打罵。氣不可忍。輒服信以死。初時脣脂多黑。口出黃水。遍身或發泡。初簡手足指骨節俱紅。久則俱黑。遍身色俱慘黯。骨節亦有黑者。初仕不知。作伴知者亦少。卽知之不得錢。又不報。故一概抵償。一或簡出服毒。上司又批駁云。倉卒之際。

毒自何來。先某官簡無毒。今簡稱有毒。何也。一駁再駁。冤者甚衆。可爲痛心。然作爲兇手買囑者。多每將確信置死者口鼻中。或置洗屍水內。骨色亦多黑。又不可不防。

老幼人命不真。係圖賴者。老之傷多在頭腦。則撞磕之故也。幼之傷多在一邊。則拋擲之故也。有蹠死者。傷在腹背。其傷必闊大散漫。老幼在衆中。被人推跌踐踏死者。其傷亦然。

貧民相毆。或激於一時之忿。打死婦人。義女。義男。其常也。然亦有圖賴者。若兩家相持。貧與富鬪。或貧民爲富家所逼。其中婦人。義男。義女死者。多是圖賴。其傷多在頭腦。且極慘毒。若橫身一傷。至無完膚。皆圖賴者也。蓋毆人者。原無殺人之心。其傷必不重。若重。必非毆死之傷也。

凡民行兇打人。見人傷重。兇手懼而自盡。每每有被打人不死而兇手死者。兇手之家。反來脅告。立案勿問。俟被打者既愈。酌審。若兇手因相打者身死。又因屍親威逼。不論真僞。懼而自盡。若被打身死者。有傷準抵。以兇手有應抵之罪也。若無傷。仍治屍親威逼之罪。

自盡人命。若有重傷。又曾鬪毆者。俱有律例在。若未鬪毆。一旦殺妻子。或自殺以賴人。此騙局也。死不足惜。然人誰不愛其身及妻子哉。其情亦可憐已。且愚人不知律法。哀死之心。與圖利之心。交戰胸中。求之未免太過。卽其人可恨。其事可惡。不治被告者之罪足矣。

人命行財卽實固也。然亦不可執。一小人無知。見彼家人死。便倉卒不知所出。而棍徒搬弄。彼小心淺見者。希圖了事。誰知告者執此爲左券乎。故人命但求真傷。行財非所論也。按刁黠之民。遇官府好察。多

有原告之家。扮作被告之人行賄。使官府之潛聞者。官府不肖。則原告扮作被告欲賄之狀。又竟不賄。以激怒官府者。在廉官只不聽之。惟細審真僞可耳。

毆人至死。及殺人者抵償。此重律也。雖經相毆。而以他故自盡死。不係真正打死者。擬威逼。此輕律也。然勢豪凶悍。魚肉平民。聽其威逼而止。擬杖可乎。故例中雖係自盡。而有重傷者。必擬軍。此不重亦不輕之例也。按人命會相毆及相罵者。卽是病死。不妨均擬威逼。不必用強及自盡也。觀例有威逼祖父母之文可知。若必用強。子孫豈能威行祖父母乎。

人命全在初簡。然辨血屍傷痕。易辨枯骨傷痕。難辨腐爛傷痕。尤難。蓋透骨之傷。必須棍棒鐵石。手足之傷。止及皮肉。其入骨者必淺。惟初死皮肉上。血暈朗然。至腐爛時。傷處不傷處。俱是一片青黑。卽細辨亦未必真。今後人命。若初打時。未及告明驗過。則告狀時。須一面遞狀。一面卽扛屍至城外相驗。若早不扛屍。待皮肉臭爛。不便相驗者。先責屍親若干。

朝廷自有法律。一省多衙門。果負冤屈。大則進本。小則告狀。何氣不出。何冤不伸。有等愚民。受氣不過。服毒跳崖。自縊自刎。不知自殺人命。只該杖罪。追棺木銀三兩。告狀牽連數月。所追不穀盤費。將一箇死身子。換了別人一頓杖條。有何便宜。以後自死人命。有司衙門。休與準理。同居父母伯叔兄弟妻子。見死不救者。仍以重利輕倫。不孝不義。重責枷號。

人誰不愛其生。乃至輕生自盡。無聊之人。冀有以利之耳。官府遇此。不斷埋葬。此心不安。若斷埋葬。再稍

懲惠利之者衆。死者亦衆矣。清廉陰鷲之吏。遇此等輕生地方。宜官府置棺材數十付。衣服數十領。審出圖賴真情。分文不斷。徑將官置衣棺。卽刻押埋。百姓聞風。毫無所利。不一月而圖賴之風絕矣。

人命自盡。卽在平民。止問威逼。況尊長之於卑幼。家長之於家人。又有體統乎。刁民往往以此挾騙。問官亦不察而過計之。是導之刁誘之死也。今後凡媳婦因公姑打罵。使女家人因家長打罵。遂致自盡者。先報知鄰佑。後告明本縣。無他重情。押出卽便深埋。如有刁民欲圖挾騙。或捏別故。審出各責若干。

刁民告人命。多牽告婦人。或作因姦。或作見證。大意欲敗人閨門。又以有力之家。難於婦人一出。便與買和。今後人命狀內。不許牽告婦人。卽果與婦人相關。有體面之家。初問亦不必出。如有原告差人。因而挾騙者。責若干。直待審後。果是相干。然後出理。

人命多係棍徒起滅硬證。人命若假。止罪原告。若輩亦何所做。今後凡告人命不實者。原告反坐。中證以起滅詞訟論。枷號若干月。

人命定主使。必其人果與某爭。果喝令子弟家人毆打至死。方可謂之主使。邇來家人毆死人。則訟者舍少賤而告尊長。其實家長父兄。一面未見。大都皆騙局也。若家長父兄不在。家人子弟。自以私忿爭打。便可當時開釋。卽所爭者爲家長父兄之事。家長父兄果在。彼時實未主使。此亦可當時開釋也。若未主使。但袖手旁觀。此不能無罪。

人命狐疑。或黑夜殺死無據。與其殺不辜。甯失不經。苟以意見羅織成獄。恐後有不勝悔者。京師一家。被

盜殺其全家。止婢子荷花獲免。法司以荷花同姦夫殺之也。坐凌遲處決。後盜出。問官皆得罪。夫一身榮辱不足計。但死者抱冤受慘。惜哉。按疑難人命。切不可信中證一面之詞。蓋中證多係買求。又有親識死黨。一聽其言。生死俱冤。又不必差人採訪。致起奸弊。但忽至原日相毆地方。鄰佑老弱。皆目擊者。細審數人。真僞自見。

投河自縊之辨。已死人方投之河。則腦髓中不藏沙泥。爲其氣不足以呼吸故也。若活人投河。則呼吸泥沙皆宿於腦。用微水洗淨腦外。將清水一大盆。細細盪之。泥沙自出。且奔命之時。兩手指扒泥扒石。其指縫必有血蔭。死人入河則不然。此投河之辨也。人死後用索絞之。其跡白而不紫紅。活人自縊者。其痕紅紫易認。至於用索絞死人。則腦後八字痕不分了。俱在頸上周圍如一圈。然自縊者。腦後分了而不周圍。此自縊之辨也。按上二說。辨之明矣。若本係謀殺。而又以自縊之法令之死。則難辨矣。此須細問而察其情。思其故。未可草草。

人命不論真僞。俱要作速完繳。人齊卽問。屍到卽簡。簡驗一真。卽取定口詞。立地成招。三日後卽解合干上司。若假卽令埋葬。不必申。但立案以杜後詞。蓋人命事大。觀望者衆。若未經問明。卽將兇手重責送監。優游不斷。請託打點。此不必言。或愚民以不肖之心窺我衙門。人又因而誑騙。官聲且從此敗。戒之。

婚姻

呂坤曰。男女婚姻。有下過聘禮。又將女別聘。若媒證明白。自宜斷還前夫。若已經過門。則落花覆水。自是

棄物。倘無大關係。只在父母處倍斷財禮更便。若婦家不願。尤不宜強之。恐生變也。

姦情

呂坤曰。姦情原無證見。易誣而難明。故律稱非姦所捕獲。勿論。姦婦有孕。罪坐本婦者。蓋慎之也。以後凡告姦情。卽本婦招承。亦勿準理。安知非本夫逼使騙賴。又安知非本婦有所希圖乎。且婦女不至有孕。卽姦亦勿問姦。亦所以全婦女之名節。而免凌逼之性命。爲人父母。不當如是耶。若淫奔在逃。及被人捉獲。則無詞矣。

強姦不分已成未成。致逼婦女自盡身死。指證若真。法宜坐抵。何者。強姦已當問絞。況因姦致死。是二辟也。何可輕縱。若婦人及年十三歲以上女子。姦雖已成。而婦女無恙。又不聲說。則強和皆未可知。有情雖和。而事發激羞。因而變怒者。有因他事失好。因而拏姦者。有因至其室。迹不別嫌。報讎貪利而誣姦者。至於晦夜不識面目。而止據音聲。衣帽得於竊取。而指稱奪獲。皆不可草率坐姦。以後問官。凡婦女以和姦發覺。激羞自盡。或被父母本夫毆打。因而自盡身死者。逼非姦夫。又無威狀。難以因姦威逼致死。坐姦夫之罪。蓋和姦之罪。兩杖。彼姦婦事發。逼於別人。姦夫自有應得罪名耳。

上無教化。則下無見聞。如兄收弟妻。弟收兄嫂。及雇工人姦家長妻者。於法合死。愚民皆不知也。乃有兄弟亡而收其妻。謂之就和。父母主婚。親戚道喜者。世道不明。罪豈專在百姓哉。凡遇此等獄情。有司自當審處何人主婚。有何證驗。仍先將律法。徧曉愚民。有改正離異者。免究。勿聽訐告之言。輕成大獄也。

貧家男女易雜。小民名節多輕。非若士夫之家。嚴內外以遠別。有禮義以養心。故愚民貧民。不可遽膏以聖賢之道。凡決此輩姦情。不可細拘文法。當有法外之精意焉。

田土

呂坤曰。田土一事。有因疆界爭者。有因買賣爭者。有因推收爭者。有因價值爭者。有因回贖爭者。俱不可不爲之處。如疆界不明。但查原丈弓口。令中人鄰佑處分。又不明。則親往看之。徑自委官。未免多事。如係爭買。一儘本家。二儘業主。三儘近鄰。如本家業主近鄰。必欲減價。則聽其別賣。糧米不明。則查戶首糧數。及當日原丈弓口。又恐有豪強飛詭。小民懦弱。田盡賣而米尙存者。價值多寡。則問之民風土俗。證之證交單。至應贖與否。則有原契原中在。如原契已改。原中已故。但驗之筆跡。若賣主力不能贖。又赴告者。多是意在加添。假名回贖耳。須是斟酌。加添之例。固不可開。虧折之事。亦不謂無。審處而詳問其風俗可也。

按四方則例不同。典田典屋又不同。如典田者。典主已有籽粒之利。五年減半贖取。十年洗手交還。典屋獲佃金同此。如無佃金。典主亦已住居。可以作利還本。便當退還。雖風俗不同。天理人情。大約所爭不遠。在人審酌之耳。

狀式

呂坤曰。古者以金矢聽辭。皆懸式於象魏。不者有誅。惡無情也。邇刁風日甚。狀中敘事僅數語。而形容彼

罪。張大我冤。常居十六。冀駭聞一受耳。不知波及蔓引。則無辜者為殃。此多贖之藉。而小民之憂也。今定為式。各衙門一體遵行。倘違式濫準。官可知矣。凡各府州縣受詞衙門。責令代書人等。俱照後式填寫。如不合式者。將代書人重責枷號。所告不許準理。

人命告辜式。不許多報一處。不許妄增一分。違者看明重究。路遠告辜不得過五日。本縣某里某人。為毆傷事。有某父伯叔姪。兄弟妻子。年若干歲。

本月某日某時。與某人為某事。多不過四字。相爭。被某執拏。甄石金刃他物。或用拳腳。將某父伯叔姪。兄弟妻子。頂心。打有斜傷一處。

青紅色。長若干闊若干。耳根打有圓傷一處。青紅色。有無圍若干。橫若干。見今著不食。某人某人見證。為此擡

扶到官。伏乞相看。案候保辜。責令本犯尋醫調治。上告。

人命告檢式。本縣某里某人。為人命事。某月某日。有某父伯叔姪。兄弟妻子。被某人毆打傷重。某醫調治不痊。至

某日某時身死。除傷痕已經報官。案候外。伏乞檢驗施行。上告。

告盜情狀式。不許多開一物。不許多報。違者重究。仍不準理。某州某縣人某人。為盜情事。某月日某更時分。不知名。強竊盜約

有幾名。各持兇器。劍透牆房暗偷出。或打開門窗。某物某物若干件。係甚花樣。銀錢若干數。整錠散碎。或

或輪姦某婦女。保甲人等。俱來不救護。或追趕不前。伏乞案候嚴拏。上告。

告辯盜狀式。某府州縣某人。為辯冤事。某平日作何生理。原因某事。不過四字。與見獲盜犯某人。有讎。某人

某人知證。某日某夜。某實在某處何幹。某人某人見證。今被某賊攀誣同盜。況某見在某鄉約保甲管教。

乞批本約查訪。平日果否非為。容其保救。庶不苦死黑獄。上告。

告姦情狀式。某府某縣某人爲姦情事。財娶到婦妻兒某氏。或女某名。年若干歲。被某人誘姦日久。拐帶財物若干。到某

地方潛住。或云強姦不從。見打割某處傷痕。或強姦已成。見扯破何衣。奪下何物。或喊叫何人聽證。或不堪羞忿。某日某時。自縊自刎。投井身死。某人某人證。上告。

告打詐狀式。某府州縣某人爲打詐事。某月日某人某人指稱衙門。將某拏住。指何情由。用何兇器。在

於某處拷打。見有某傷。詐去財物若干。某人某人證。上告。

告地土狀式。田宅同賣。過十年者不準。某府某縣某人爲地土事。某年月。同中某人某人。買到某人民軍匠地若干。價

錢若干。未已經過。被某人侵占。自量得幾十幾畝。幾分幾釐。鄰佑某人某人證。上告。

告婚姻狀式。某府某縣人爲婚姻事。某年月日。同媒某人。將第幾男某人。用財禮或聘禮若干。定某人

第幾女小名爲妻。一向未曾行禮。至某月某日。不行知會。用某人某人爲媒。改定與某人爲妻。未曾成婚。

上告。

告賭博狀式。自告者不準。某府某縣某人爲賭博事。某月日某人某人。幫某弟姪子孫陸續贏去錢若干。物若干。賣

房地若干。某人開場。見奪攤場某物。上告。

告陵奪狀式。孤幼被人陵奪。同此式。某府某縣某人爲陵奪事。氏某年月喪夫。有子女。無子女。遺下若干。糧食若干。衣服

若干。情願守節。被某伯叔兄弟。上門打幾次。罵幾次。奪賣某物。又將氏暗許某人。強來逼取。某人某人證。上告。

告保盜狀式。不在鄉約保甲者。即係奸民犯盜。不準保救。某府某縣鄉約保甲鄰佑某人等。共百十人。爲冤枉事。本

約幾甲某人。平日作何生理。本分善良。並無非爲等事。委與某有讎。或係快壯某人。詐財唆咬。伏乞審明。

保在。倘有徇情懼惡。妄保真賊者。事發某等同罪。脫逃某等訪拏。結狀情願入招粘卷。所保是實。上告。

告貪污狀式。某府州縣某人。爲貪污事。某年月日。爲何緣故。被某吏官某人詐索某物銀若干。某人過付可審。上告。

上告。

告故勘狀式。某府州縣某人。爲故勘事。某年月日。被某吏官挾讎詐財。故將某人拘拏監禁拷打。身死。指某人

證。上告。

告科斂狀式。某府州縣某人。爲科斂事。某年月日。被某人某人。指稱何項名色。科派某人某人物銀若干。

某人審證。上告。

告侵欺狀式。某府州縣某人。爲侵欺事。某年月日。被庫吏斗級某人收掌某項物銀。某人侵盜。或於內侵

欺若干。指某人某簿審證。上告。

告窩訪狀式。某府州縣某人。爲窩訪事。被某人專一纂捏無影事蹟。交結訪事人役。某年月日。挾騙某

人銀若干。指憑某人證。上告。

告土豪狀式。某府州縣某人。爲土豪事。某年月日。有某缺食用。向某借粟若干石。算利過本幾倍。伊將某

私家拷打。逼將妻妾子女房地頭畜。準折。指某人證。上告。

告財產狀式。某府州縣某人。爲財產事。某祖某故遺下房幾所。地若干畝。資本銀若干件。應該某與某伯叔照

支派均分。今某某倚恃尊長。盡行霸去不分。指遺約或親鄰某人證。上告。

告錢債狀式。某府州縣某人爲錢債事。某人因缺用於某年月日。向某借去。銀若干兩。加三出利。指中人某人并借約證。今某人至今幾年。本利分文不還。或止還本利若干。尙欠若干。屢討延調不與。上告。

告欺害狀式。某府州縣某人爲欺害事。被某與某素有某隙。今某倚恃豪強。於某月日。將某無故羅毆。指某人證。又至某月日。暗將某成熟田苗。用棍撲倒。約有幾畝。上告。

告唆誣狀式。某府州縣某人爲唆誣事。某里某人與某。或酒醉地土相爭互嚷。以此結讎。指某人證。今某或因盜或因

人命事犯。被某唆某將某掛告同毆。乞準審豁。上告。

告詭隱狀式。某府州縣某人爲詭隱事。被某里某人。將自己地土。詭寄若干。縣避重差。某人或審册證。上告。

告抗糧狀式。某府州縣某人爲抗糧事。某人見種地若干。糧石至今。升合不納。致某受比賠累。乞準拘究。仍將揭過銀兩。責令本犯起利。上告。

告重收狀式。某府州縣某人爲重收事。庫吏某人。徵收某項錢糧。不遵部司法馬。大戲高稱。每兩加耗若干。某人某人證。上告。

刑具

呂坤曰。衙門刑具。載在條律。其數有六。笞杖訊枷扭錄。無論笞杖。卽訊亦號爲極重矣。大頭止徑四分三釐。其用止於重罪不服。其法止於臀腿分受。至於笞杖。止加於臀而已。不及腿也。近日各衙門。用重大竹

箠不去棧節。聽從惡卒。任責腿彎。多者三五十。或內潰割肉。或筋傷殘廢。此惟法司懲創極惡大奸。百一用之。郡邑職在牧民。常刑當如是耶。但竹箠通行已久。不能遽革。以肆奸頑。亦當分爲輕重三等。每板臀腿分受十板以上。兩腿分受。何處非肌膚。何肌膚不痛楚。而必欲殘民以逞哉。如不係極惡大奸。萬民所恨。而仍前概用重大。及數多加力。又叢於一處。擅及於腿彎者。無問曾否傷人。定以酷刑參罷。枷有三等。死罪重不過二十三斤。徒流二十斤。杖十五斤。夫枷非令貪重。止書罪名於上。號令示衆而已。故曰枷號。至於一百斤一百二十斤大枷。於例雖有用。亦不常。今後各府州縣。百斤重枷。不得輕用。應枷號者。照律置爲三等。仍俱日枷夜放。不許一概輒用大枷。晝夜不放。違者以違制論。因而死者。以酷刑參處。人身之用。手居其九。若懼有疎虞。大鐐嚴鎖。牢絆兩足可矣。至於木杻。惟死罪男子始用。充軍以下。例不械其兩手。念人情之便也。婦人雖死罪不杻。謂飲食便溺。不可託之他人。重男女之別也。以後各有司衙門。非犯死罪男子。不得一概用杻。以傷朝廷體。悉人情至意。夾棍扛子。腦箍拶指。攢板。原非應有刑具。近日問官。有心不精細。性不耐煩者。盜不分強竊。人命不分真僞。一入衙門。只靠夾拶。酷烈之狀。不可盡述。以後衆證明白。事情端的。而展轉不肯招承者。間有此等刑具。夾不得過一次。扛不得過三十。拶指不得對兩頭。夾拶不得過二時。腦箍定不許用。如違不分有無傷人。定以酷刑署考。情重者參究拏問。

刑戒

五不打。老不打。血氣已衰。打必致死。幼不打。血氣未全。打必致命。且老幼不拷訊。已載律文。

病不打。血氣未平。復打則病劇必死。衣食不繼不打。如乞兒窮漢。飢寒切身。打後無人將養必死。人打我不打。或與人鬪毆而來。或經別官已打重。又行加打。則打死之名。獨坐於我。

五莫輕打。宗室莫輕打。天潢之派。干係甚大。即無名封者。亦勿輕打。官莫輕打。即倉巡驛遞陰醫等官。亦勿輕打。彼既爲官。妻子僕從。相對赧顏。亦多殞命。況其體多脆薄。有司不宜擅刑。生員莫輕打。干係諸生體面。有事輕則行學責戒。重則申究如律。彼自無詞。上司差人莫輕打。非恤此輩。投鼠忌器。打雖理直。亦損上司體面。有犯宜盡書犯狀。密申上司。彼自有處。若畏勢含忍。又關茸非體矣。婦人莫輕打。羞愧輕生。因人恥笑。必自殞命。

五勿就打。人急勿就打。彼方急迫無聊。打則適速其死。人忿勿就打。愚民自執己見。方以理直自負。打則其忿愈甚。死亦不服。氣逆傷心。易於殞命。宜多方譬喻。待其自知理虧。雖打不怨。人醉勿就打。俗云。三官避酒客。沈醉之人。不曉天地。甯知禮法。打亦不痛。倘醉語侵官。亦失體統。宜暫監候酒醒懲戒。其收監亦勿鎮匣冷地。寒氣入心。亦足致命。人隨行遠路勿輕打。被打之人。若在家自能將息。遠路隨行。日逐跋涉辛苦。又要跟上程途。亦多致命。待其回後數日懲之。人跑來喘急勿就打。捉拏人犯。從遠路跑來。六脈奔騰。喘息未定。即乘怒用刑。血逆攻心。未有不死者。宜待其喘定用刑。五且緩打。我怒且緩打。有怒不遷。大賢者事。盛怒之下。刑必失中。待已氣平。徐加責問。試於怒定之後。詳觀怒時之刑。未有不過者。我醉且緩打。酒能令人氣暴心粗。刑必不當。即當人亦有議。當檢點

強制之。我病且緩打。病中用刑。多帶火性。不惟施之不當。亦恐用刑致怒。人已俱損。我見不真。且緩打。事纔入手。未見是非。遽爾用刑。倘細審本情。與刑不對。其曲在乙。已刑甲矣。知甲爲直。又復刑乙。不特甲刑稱冤。顛倒周章。亦爲可笑。我不能處分。且緩打。遇有難處之事。難犯之人。必先慮其所終。作何結局。方好加刑。若浮氣粗心。先卽刑責。倘終難了結。反費區處。曾見有打人後。又陪事人者。只爲從前慌張耳。

三莫又打。已拶莫又打。語曰。十指連心肝。拶重之人。方血奔心。又復用刑。心慌血入。必致殞命。常見人曾受拶者。每風雨之夕。叫楚不甯。爲其已傷骨故。嗟乎。均是皮骨。何忍至此。已夾莫又打。夾棍重。刑人所難受。四肢血脈。奔逸潰亂。又加刑責。豈有不死。且夾棍不列五刑。豈可輕用。下人以力爲食。一受夾棍。終成廢疾。決難趁食。切宜念之人。謂審強盜宜用。余謂強盜因夾招承。此心終放不下。唯多方設法。隔別細審。令其自吐真情。於心斯安。此等刑終不用可也。要枷莫又打。先打後枷。屈伸不便。瘡潰難調。足以致命。待放枷時。責之未晚。

三憐不打。盛寒酷暑。憐不打。遇有盛寒酷暑。令人無處躲藏。擁氈圍爐。散髮披襟。猶不能堪。此時豈宜用刑。蓋彼方墮指裂膚。爍筋蒸骨。而復被刑責。未有不死者。佳晨令節。憐不打。如元旦冬至。人人喜慶。此時曲體人願。順養天和。卽有違犯。當憐而恕之。人方傷心。憐不打。問理時。如知其人。或新喪父母。喪妻喪子。彼哀氣傷心。正值不幸。再加刑責。鮮不喪生。卽有應刑。宜姑恕之。

三應打不打。尊長該打。爲與卑幼訟。不打。嘗見尊長與卑幼訟。官亦分曲直用刑。不知卑幼訟尊長。尊長準自首。卑幼問干名犯義。遇有此等。卽尊長萬分不是。亦宜寬恕。卽言語觸官。亦不宜用刑。人終以爲因卑幼而刑尊長也。大關倫理世教。百姓該打。爲與衙門人訟。不打。卽衙門人理直。百姓亦宜從寬。否則。不惟我有護衙門人之名。後卽衙門人理屈。亦不敢告矣。工役鋪行該打。爲修私衙或買辦自用物不打。卽其人十分可惡。亦姑恕之。不則人有辭不服。而我之用刑。亦欠光明。

三禁打。禁重杖打。五刑輕重。律有定式。大杖一。足當中杖。三。小杖五。官之用刑。只見太過。未見太少。若用輕杖。則多加數杖。亦不傷生。且我見責之多。怒亦息而杖可已。若重杖。只見數少。而不知其人已負重傷矣。禁從下打。卓隸求索不遂。每重打腿彎。致其斷筋而死。或打在一塊。同一被刑而死。生異。則貧富不同耳。貧者何辜而令其受此。禁佐貳非刑打。夾棍重刑。不許佐貳首領衙私置。卽正官亦止備一二副。候不常之用。各衙遇有不得已。而用。赴堂稟請。蓋正官猶有忖量。而佐貳首領。將勢要送來百姓。私衙任意酷打。替人出氣。正官全然不知。凡各衙人犯。令其一。一過堂。庶知收斂。

鄒南皋曰。余奉上恩。兩入南比部。於職事毫無裨補。獨部同僚誼甚篤。至忘余不肖。時有教督。余亦自忘其不肖。譏謔以古道相期。益信吾輩在宇宙內。惟有此善與人同之一路。別無功課。而比部之善。則莫大於用刑。余敬列余友呂叔簡氏所寄刑戒者。刻於石。俾同寅暇時省覽。在內則廣欽恤之仁。在外則流愷悌之澤。以此律己。以此淑人。余雖無用於世。諸君子之善。卽我善也。夫求生不得。然後殺之求。

出不得。然後入之。刑措不能。不得已而後刑之。必如是而後爲無負我國家仁厚至意。凡我同寅念之。哉。聞昔時詈人者必曰。願爾世世爲刑官。余竊謂心存生生之心。卽世爲刑官。其德滋大。無傷也。嗚呼。天道好生。神明臨汝。一念慘酷。殃流後裔。登茲堂者。無視爲卮言。

監禁

囚犯奉有決單。自當明正典刑。是以未決之先。貧者有囚糧。病者有醫藥。夏則洒掃以防瘟。冬常溫燠以禦寒。聖王豈不知其人之當誅哉。以爲既有臨時之死。且延一日之生。故曲加體悉如此耳。近日有司。疎於治獄。有獄卒要索不遂。凌虐致死者。有讎家買求獄卒。設計致死者。有夥盜通同獄卒。致死首犯以滅口者。有無錢通賄。斷其供給。有病不報。待其垂死而遞病呈。或死後而補病呈者。倘係情真罪當之囚。瘦死猶可。中間有抱冤待辯之人。株連未結之罪。一概死於獄中。所傷天理不細。以後獄囚有病。先取囚親告治結狀。調治不痊。後取屍親告領結狀。一併粘連。申詳上司。方準開除。無親人者。以里長甲首鄰佑代之。其強盜失迷鄉貫。原無親族里長者。取刑房吏告治病呈。及醫生病案粘申。如無。以凌虐罪囚論。有司錢糧。原不寬綽。若囚糧一概全給。豈能人人均壽。年年常繼。今擬分爲三等。除罪大惡極。死有餘辜者。不準給。家不甚貧。有人供給者。不準給。外有情稍輕而家極貧。或無家供應者。給與全糧。情稍輕而家次貧。日用不足者。給與半糧。至於新獲賊盜。真假未分。果無供給。亦當有處。若監故未成之囚。甚於奉單之罪。倘被告發。定擬故勸。

一朝之忿。斃人於頃刻。百年之悔。無由而改圖。此等死囚。情尤可憫。有一入獄。而父母妻子不復得見者。有送飯到。而不知誰接。誰食者。昔人有念囚無嗣。不禁妻子出入。而令其有子者。此雖不可爲常。至於應聽家人入視而不聽。律有明條。今三法司重囚。每月令家屬一對面。任從談敘家常。待其辭畢。方許收監。婦人臨決。將產滿月。而後行刑。聖王仁及囹圄。蓋如此。有司若懷泣罪之心。行哀矜之政。使法不疎縱。而情不鬱抑。豈患無術哉。第恐念不及此耳。

有司習於故套。拘攝人犯。動送監倉。不知一人在禁。一家憂忙。或有老親而無妻室者。或有少婦而無子姪者。或家貧路遠。不能供給者。或家有病人。或身自抱病者。或冬寒而身無絨衣者。或空手枵腹。無錢打點牢獄者。即使其人當死。亦應曲體其心。況於輕小事情。豈宜泛繫之獄。爲民父母。亟宜念茲。各該府州衛縣衙門。除死罪及充軍擺站人犯。及入官還官贓物。俱應收禁。追比外。其有力徒罪。及杖一百以下贖決等犯。止令干證保領。聽其甯家轉辦。限期完納。雖係院司各道紙贖。俱不許倉拘正犯。及濫將家屬監追。

監倉二簿。只宜掌印官一本。其佐貳首領官。應送監倉犯人。俱稟稟白堂上。同簿附名。掌印官每遇稟日。便將二簿查閱一遍。某人某日監倉。係何事情。有無得所。應否釋放。何以處分。往見一縣令。懶於問辭。輕於聽信。拘到人犯。早快稟收倉監。佐貳首領。各有監倉簿籍。要送監倉。卽送監倉。甚者監倉皆滿。而送之冷鋪者。有燈節醉爭。至除日猶繫獄者。緣二簿經年不一過目。吏卒因循。不肯稟白。甚者催比錢糧。花戶

坐倉以數百。不知令何人轉辦也。吁。可恨哉。賢有司試一思之。

司獄官刑房吏。禁子等役。不稟白掌印官。而擅打監倉人犯者。拏問重治。

獄中之弊無窮。最可惡者。獄中多年惡囚。智力足以制服羣囚。或黨與足以竦讐衆囚者。不論幾人。牢中名之曰牢頭。禁子與之通同。每一日使一牢頭值日。有新犯進監。則與之接風設酒。費一錢。要還數兩。一不遂意。百拷千磨。異常慘毒。新犯如係犯盜。則牢頭教之以供報。平日仇家。或一方家溫食厚之人。官府不察。提攝到監。則此輩之魚肉無所不至。在誣扳者破家亡身。在犯盜入監者。得計改口。而牢頭則從獄中放賬。禁子得牢頭之利。則必愛之惜之。遇晚鬆刑。且使之身藏利刃。出入無禁。公然擁妾私家者。往時反獄之弊。患正坐此。小民犯法。卽情節重大。亦未必有甚機械。自有牢頭教引。一入監後。卽便爲鐵口百舌。究使變詐反覆。大惡漏網。牢頭在監日久。其心思別無他用。往往某官某官性情。一一探討在胸。是以狡囚爲人作一訴詞。或告一打網抑狀。或做一截招訴狀。無不能顛倒是非。害遍一方。牢頭身在獄中。每使子弟親戚。將遠年田地。無干事情。波害一方人衆。一方人畏之如虎。多送月錢。至於江洋大盜。黨與夥劫。賄救纍囚。千百弊端。未有能縷數者。

反獄越獄。惟強盜爲然。而夜防尤要。近日有司。常不下監。牢頭禁卒。日久情熟。安常心怠。夜間囚犯既不入柵牀。又不上鎖鐐。彼賊無一年生理。心懷百計。脫逃。虎兇出柵。非掌印官之過與。若使手足不得利便。精力不得壯強。出不測而夜查監牢。遇一疎而重懲典守。時刻兢兢。豈有反獄越獄之變哉。囚犯有詐。

死者。陝西耀州重犯邵於賢。因署篆不常。遂佯死。密令其子挾魚置臥內。時方盛暑。不數日而蟲出。臭穢不可近。獄卒俱以爲真死。委官相驗。亦不復近前。因席捲而出。越數月始事敗。不可不知。囚犯生心。多在新官交代之際。尤宜隄防。初仕者不知。竟致失事。他如迎春操演之類。亦不可不戒嚴。囚犯無供送者。不但要區處飯食。寒天亦宜區處衣緜。庶不至促死。以干天和。凡賊贓無主衣服。皆可給之。如此加意。則禁子自不敢凌死矣。

獄房大抵多狹。故盛暑牢瘴可慮。除另造病房兩間。添設炕竈。以便病者。

必以發熱不食氣色異常。醫生稱病者方準出櫃。

移房

調理外。自四月以後。九月以前。每三日一掃除房中。但有腥臊蒸穢之氣。查係何人所作。便加懲治。房牆近簷之處。多加小孔數十。以引清風。以泄濁氣。軍徒等罪。足脛亦繫短鐐活鐐。夏月與禁子聽其露侵。惟宿禁子不許出監。至於溷廁。亦須五日放門一次。令園丁打掃。或時燕蒼朮。以避邪惡。多備天水散等藥。以防暑瀉。

婦人勿輕繫獄。蓋男女有別。廉恥爲重。阜快一拘婦人。無窮之利。婦人一入公門。無限之辱。掏摸戲狎。無所不至。有因之而喪名節者。居官誰無婦女。豈應獨忽民情。凡婦女有犯姦及應該死罪者。此皆刑吏禁卒之妻妾也。死生自有常刑。男女豈得無別。但監守從來無人。致關防不能無弊。今擬另設女監於養濟院中。老婦擇其稍精壯者二人。作爲伴。其犯婦接送飯食。及門前呼喚應答。皆以伴代之。女監中水火鍋竈。及宿止之處。亦須事事處分。紡花作履。聽從其便。伴。除月糧布花。照院支給外。每人每季再

加鹽菜銀五錢。其門戶關閉。仍以刑吏夜巡。仍屬大監。豈能必無邪行。要以成男女之體而已。古者罪人無閒坐之理。城旦則令之修築。鬼薪則令之劈柴。倉庾則令之舂米。今以罪人拘繫在倉。猶有古之遺意。但倉犯原非重罪。充軍發站人犯。雖送監不妨。笞杖及贖徒。令里族之長。鄉甲之人。保領在外。至聽訟之日。不悞聽問。申詳之後。不悞贖決可也。惟是隔縣關提。又當解審。無人保領。及監追還官錢糧家屬。不當保領者。然後送倉。能幾何人哉。近查幾處州縣。專聽阜快說。有錢討保在外。無錢者不論罪情輕重。一概送監。至於婦人收監。惟有犯姦死罪兩條。餘俱責付本夫收管。無夫者責付有服親屬鄰里保管。隨衙聽候。並無雜犯送監倉之文。其監追錢糧家屬。併無婦女。雖盜賊捕限。亦無監禁家屬之文。果其夫其父盜情已真。倉禁妻子猶可。如招攀在逃。無賊無證之人。而濫禁妻子。已屬糊塗。甚者監其父母兄長。不亦孟浪之甚乎。

七十以上老人。十五以下小兒。及身有疾病。新遭重喪。不係謀反大逆同居親屬。俱不許擅拘倉禁。拖欠錢糧。止令限辦。入官財物。止令限納。給主財物。止令限還。紙穀罪贖。止令限完。各令保人領催。不則稟拘責治。如家貧無辦。討保無人。卽令倉死何益。如可以經營。有人保領。倉之反妨措處。至於審罪之時。便問干證人等。本犯果否有力。能否完納。方擬罪名。若果身家真無虧兌。自當減贖銀。註無力。既省比銷未完。亦免累年倉比。其罪深惡重之人。甯陸續多責。及枷號示衆。亦足示懲。

州縣監倉。切近掌印正官。下情既易通聞。羣小猶知忌憚。驛遞之設。半不同城。官與吏卒。情同貓鼠。不惟

禁約爲難。亦且貪虐同術。籲天之聲。何由上達。又朝夕在其掌握。有冤亦不敢聞。以後發驛徒夫。除驛夫牢頭不許擅自毆打外。其驛官以法鈴束。應得責治者。不得過十板。如有需索。見面節儀。賣歇等錢。及私下非禮凌虐。奉承不到。將徒夫擅行敲扑者。許被害之人。指實陳告。以憑重究。

發配名輕於充軍。而實等於死罪。彼慣奸積猾。或買免驛吏。或挾制驛丞。或尋情囑託。公然在家。覓人點站。不待言矣。其窮苦老疾。及家中無供之人。乞食不前。坐臥溼地。或官吏要索。橫肆凌虐。至於傷命。只報相埋。情甚可恨。此後驛官。如遇病囚。卽申州縣調理。或掌印官驗明。姑令保放調養。以收入州縣調養。病痊照日補役。但有不呈州縣而報死者。該驛官吏。以凌虐致死提問。罷斥。果係別情者。定擬抵罪。

公差人等。拷嚇錢財。土豪棍徒。奪騙良弱。及誣告重情。分毫無實等犯。非徒罪不足示懲。其餘需索科斂。須審十分端的。如貫分已滿未滿。便有應杖應徒。所爭不過一錢半錢耳。原告之言。豈得分毫不爽。告稱全誣輕誣。便有加罪免罪。豈無一實半實乎。干證之語。安知一字無欺。低昂伸縮。問是在取供時斟酌之耳。至於一事告實。或重事告實。或輕事告實。或反坐所贖。或未決收贖。或律該罪止。自有應得正條。豈容一概重擬。近有因指稱告助。坐贓問徒者。不知婚喪等事。原有相助之文。宴會設席。豈無一錢之費。又有誣告人杖一百。而加三等徒二年者。不看事情輕重。概與誣死同科。驛中徒犯甚多。皆緣問擬太易。不知納贖每傾人家。發驛或傷人命。今驛遞徒犯。所在充溢。無容身處矣。如果情有可恨。法所當懲。甯多責枷號可也。

犯人發驛。原爲工作。如京師炒鐵運炭之類。近日恐其逃走。止令押鎖乞食。甚失本意。以後徒罪人等。有做一切官工者。官給飯食。一日準一日。自備飯食。一日準二日。有情願驛中奔走效勞者。與做工同。申準原批司道。折限滿日釋放。